

歷 五 十 三 百 一
朝 種 說 部 大 觀

古今說海

明雲間陸氏原編

集成圖書公司印行

集成

說纂第二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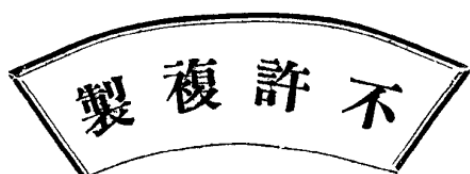
859.46/7407/112

明
雲
間
陸
氏
原
編

說
纂

集成圖書公司印

宣統元年七月出版



藏版者

集成圖書公司

印刷所

上海南京路
集成圖書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集成圖書公司

分發行所

北京天津漢口廣東山西
集成圖書公司

經售處

各埠大書坊

古今說海全部計十二冊
定價大洋四元正

古今說海

避暑漫抄

說纂九 散錄三

上皇幸蜀祿山以車輦樂器及歌舞衣服迫脅樂工牽引犀象驅掠舞馬盡入洛陽復散於河北向時之盛掃地而盡矣洎肅宗克復方散求於人間其後歸於京師者十無一二初祿山至東都大設聲樂揣幽燕戎王番胡酋長多未之見因誑之曰吾當有天下大象自南海奔走而至見吾必拜舞鳥獸尙知天命有所歸何況人乎於是左右引象來至則瞠目憤怒略無拜舞者祿山大懷慚怒命置於檻穽中以烈火爇之以刀槊俾壯士乘高投之洞中胸臆血流數丈鷹人樂工見者無不掩泣明皇雜錄蕭瑀嘗因宴太宗謂近臣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酒時長孫無忌房玄齡相顧未言瑀引手取盃帝問曰卿有何說瑀對曰臣是梁朝天子兒隋室皇后弟唐朝左僕射天子親家翁太宗撫掌極歡而罷

群居解頤

安祿山敗史思明繼逆至東都遇櫻桃熟其子在河北欲寄遺之因作詩同去詩云櫻桃一籠子半赤半已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至詩成皆贊美之曰明公此詩大

佳若能言一半周至一半懷王卽與黃字聲勢稍穩思明大怒曰我兒豈可居周至之下周卽其傳也

群居解頤

元和初達官與中外之親爲婚者先已涉溱洧之譏就禮之夕僕相則有清河張仲素宗室李程女家索催妝詩仲素朗吟曰舜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程久之乃悟曰張九張九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於是群客大笑

解頤

李福妻裴氏性妬忌姬侍甚多福未嘗敢屬意鎮滑臺日有以女奴獻之者福意欲私之而未果一日乘間言於妻曰某官已至節度使矣然所指使者率不過老僕夫人待某無乃薄乎裴曰然不知公意所屬何人卽指所獻女奴裴許諾爾後不過執衣侍膳未嘗得一繾綣福又囑妻之左右曰設夫人沐髮必遽來報我既而果有以沐髮來告者福卽言腹痛且召其女奴既往左右以裴方沐不可遽已卽告以福所疾裴以爲信然遽出髮盆中跣問福所苦既業以疾爲言卽若不可忍狀裴極憂之由是以藥投童溺中進之明日監軍使及將校悉來候問福卽具以告之因曰一事無成固當有分所苦者虛咽一甌溺耳聞者莫不大笑

解頤

咸通中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輩流雖不能託諷諭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嘗因延慶節緇黃講誦畢次及優倡爲戲可及褰衣博帶攝齋升坐稱三教論衡偶坐者問曰旣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數坐而坐非婦人何須夫坐而後兒坐也上爲之敗齒又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也問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非婦人何患於有娠乎上大悅又問曰文宣王何人也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非婦人奚待嫁爲上意極歡賜予頗厚

漢以孝廉取士而袁本初曹孟德皆舉孝廉唐重進士而黃巢屢舉進士科目之不足據也如此

獨見錄

張巡之守睢陽玄宗已幸蜀胡羯方熾城孤勢蹙人食竭以絺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紙和之而意氣自如其謝加金吾表曰想娥眉之碧峯豫遊西蜀追鹿耳於玄宗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逆天地戮辱黎元羶臊闕庭震驚陵廟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又激勵將士賦

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受圍如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
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陣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地心計欲何施又夜
聞笛詩曰峇巖試一臨虜騎俯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星月近戰苦陣
雲深旦夕高樓上遙聞吹笛吟

中興紀事

逆胡將亂於中原梁朝誌公大師有語曰兩角女子綠衣裳却背太行邀君王一止
之月必消亡兩角女子安字綠者祿字也一止正月也果正月敗亡

袁異記

張易之行成之族孫則天臨朝太平公主引其弟昌宗入侍昌宗薦易之器用過臣
卽令召見俱承辟陽之寵右補闕朱敬則諫曰臣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嗜欲之情
愚智皆同惟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則前聖格言也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
昌宗固應足矣近聞尙食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史侯祥
自云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專欲自進堪充宸內供奉無禮無義溢于朝聽臣愚職
在諫諍不敢不奏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唐史舊書詳載斯語
父子兄弟君臣薦進獻納如此亦可謂之穢史矣

唐文皇既以武功平隋亂又以文德致太平於篇詠尤其所好如曰昔乘正馬去今驅萬乘來詞氣壯偉固人所膾炙又嘗觀其過舊宅詩曰新豐停翠輦驪邑駐鳴笳一朝辭此去四海遂成家蓋其詩語與功烈真相副也

唐史

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遁跡爲僧一日遊方遇黃蘗禪師同行因觀瀑布黃蘗曰我詠此得一聯而下韻不接宣宗曰當爲續成之黃蘗云千巖萬壑不辭勞遠看初知出處高宣宗續云溪澗豈能畱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其後竟踐大位兆先見於此詩矣然自宣宗以後接懿僖之時海內遂不靖則作波濤之語豈非讖邪

大唐遺事

李煜歸朝後鬱鬱不樂見於詞語在賜第七夕命故妓作樂聞於外太宗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併坐之遂被禍龍哀江南錄云李國主小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一入輒數日出必大泣罵後主聲聞于外後主多宛轉避之又韓玉汝家有李國主歸朝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

吟嘯集

李芳儀江南國主李景女也納土後在京師出嫁供奉官孫某爲武彊都監爲遼中聖宗所獲封芳儀生公主一人趙至忠虞部自北虜歸明嘗仕遼爲翰林學士修國

史著虜庭雜記載其事時晁補之爲北都教官覽其書而悲之與顏復長道作芳儀
曲云金陵宮殿春霏微江南花發鷓鴣飛風流國主家千口十五年來粉黛稀滿堂
詩酒皆詞客奪錦揮毫在瑤席後庭一曲風景改收淚臨江悲故國令公獻籍朝未
央勅書築第優降王魏俘曾不輸織室供奉一官奔武疆秦淮潮水鍾山樹塞北江
南易懷土雙燕清秋夢栢梁吹落天涯猶並羽相隨未是斷腸悲黃河應有却還時
寧知翻手明朝事咫尺山河不可期倉皇三鼓淖沱岸良人白馬今誰覓國亡家破
一身存薄命如雲信流轉芳儀加我名字新教歌遣舞不由人採珠拾翠衣常好深
紅暗盡驚胡塵陰山射虎邊風急嘈雜琵琶酒闌泣無言數徧天河星只有南箕近
鄉邑當年千指渡江來千指不知身獨衰中原骨肉又零落黃鸝寄意何當回生男
自有四方志女子那知出門事君不見李陵椎髻泣窮邊丈夫漂泊猶堪憐江州廬
山眞風觀李主有國日施財修之刊姓氏于石有太寧公主永禧公主皆李景女不
知芳儀者孰是也

吟嘯集

李煜在國微行娼家遇一僧張席煜遂爲不速之客僧酒令謳吟吹彈莫不高了見

煜明俊蘊藉契合相愛重煜乘醉大書石壁曰淺斟低唱偎紅倚翠大師鴛鴦寺主
傳持風流教法久之僧擁妓之屏帷煜徐步而出僧妓竟不知煜嘗密諭徐鉉鉉言
於所親焉

清異錄

李後主嘗買一硯山徑長纔踰尺前聳三十六峯皆大猶手指左右則引兩阜坡陀
十人家爲米老元章得後米老之歸丹陽也念將卜宅久未就而蘇仲恭學士之弟
號稱好事有甘露寺下並江一古基多群木唐晉人所居時米欲得宅而蘇覲得硯
於是王彥昭侍郎兄弟與登北固共爲之和會蘇米竟相易米後號海嶽菴者是也
硯山藏蘇氏未幾索入九禁矣

鐵圍山叢談

慈聖光獻曹后佐佑仁廟定策立英宗神宗乃本朝后妃盛德之至者也其在父母
家時與群女共爲撚錢之戲而后一錢輒獨旋轉盤中凡三日方止及晚歲疾病急
顯左右問此爲何日左右對以十月二十日實太祖大忌日也后領之乃自語曰只
趁此去買此日去免煩他百官蓋謂不欲別日立忌使百官有司有奉慰行香之勞
邇遂以是日崩今人學道號超脫非常一旦於死生之際未必能達后之始終若此

豈非夫人乎

神廟當亡慨然興大有爲之志欲問西北二虜罪一日被金甲詣慈壽宮見太皇太后曰娘娘臣著此好否后迎笑曰汝甲甚好也雖然使汝至衣此等物則國家何堪矣神廟默然心服遂卸金甲

鐵圍山叢談

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鑄一碑立于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牌用銷金黃幔蔽之門鑰封閉甚嚴因勅有司自後時享及新天子卽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是年秋享禮官奏請如勅上詣室前再拜陞階獨小黃門不識字者一人從餘皆遠立庭中黃門驗封啟鑰先入焚香明燭揭幔亟走出階下不敢仰視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訖復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後列聖相承皆踵故事歲時伏謁恭讀如儀不敢漏泄雖腹心大臣如趙韓王王魏公韓魏公富鄭公王荊公文潞公司馬溫公呂許公申公皆天下重望累朝最所倚任亦不知也靖康之變犬戎入廟悉取禮樂祭祀諸法物而去門皆洞開人得縱觀碑止高七八尺闊四尺餘誓詞三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

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後建炎中曹勛自虜中回太上寄語云祖宗誓碑在太廟恐今天子不及知云云秘史
政和初上始躬攬權綱不欲付諸大臣因述藝祖故事御馬親巡大內諸司至內後
拱宸門之左對後苑東門有一庫無名號但謂之苑東門庫乃貯毒藥之所也外官
一員共監之皆二廣川蜀每三歲一貢藥有七等野葛胡蔓皆預鳩猶在第三其上
者鼻嗅之立死於是親筆爲詔謂取會到本庫稱自建隆以來不曾有文遣此皆前
代用以殺不廷之臣藉使臣下果有不赦之罪當明正典刑豈宜用此可罷其責廢
其庫將見在毒藥焚棄瘞于遠郊仍表識之母令牛畜犯焉嗚呼上聖至仁大哉堯
舜之用心也叢談

林中書彥振攄氣宇軒昂有王陵之少戇罷政事去不得意寓揚州喪其偶久之忽
於几筵座上時見形飲食言語如平生狀仍決責奴婢甚苦彥振徐察非是乃微伺
其蹤則掘地得大穴破之羅捕六七老狐中一狐尤耄而白且解人語言向彥振求
哀曰幸毋見殺必厚報彥振弗顧悉命殺之迄無他叢談

朝奉郎劉均國言侍其父吏部公罷官成都行李中水銀一篋偶過溪渡篋塞遽脫急求不獲卽攬取渡傍叢草塞之而渡至都久之偶欲乘用傾之不出而斤重如故也破篋視之盡成黃金矣國初征澤潞時軍士於澤中鎌取馬草晚歸鎌刃透成金色或以草然釜底亦成黃金焉又臨安僧法堅言有歙客經於潛山中見一蛇其腹脹甚蜿蜒草中徐遇一草便嚙破一腹就磨頃之脹消如故蛇去客念此草必消漲毒之藥取置篋中夜宿旅邸鄰房有過客方呻吟牀第聞客就訊之云爲腹脹所苦卽取藥就釜煎一杯湯飲之頃之不復聞聲意謂良已至曉但聞鄰房滴水聲呼其人不復應卽起燭燈視之則其人血肉俱化爲水獨遺骸臥牀急挈裝而逃至明主人視之了不測其何爲至此及潔釜炊飯則釜通體成金乃密瘞其骸既久經赦客至邸語其事方傳外人也

春諸紀聞

張守一爲大理少卿平反折獄死囚出免者甚多後有白頭老人詣前拜謝曰某非生人明公所出死囚之父也無以報德儻有防身之求或能致耳俄有詔賜脯城中縱觀守一見士人家女甚美悅之計無從出試呼前鬼問曰能爲我致否曰此易事

然不得久纔可七日而已遂營靜處設帷帳有頃而至女驚曰此何處守一及鬼在
傍給云此是天上因與欸昵情愛甚切至七日鬼復掩其目送還守一私覘女家云
女郎卒中惡不識人七日而醒

異聞錄

有神降於鄭洛家吟詩曰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濕衣折得蓮花渾望却空
將荷葉蓋頭歸

廣異記

富彥國在青社河北大飢民爭歸之有夫婦襁負一子寘之道左空冢中而去後歸
鄉過此冢欲取其骨則兒尙活肥健於未棄時塚中有大蟾蜍如半輪氣咻咻然意
兒呼吸此氣故能不食而健自爾遂不食年六七歲肌理如玉其父抱兒來京師以
示小兒醫張荆筐張曰物之能蟄燕蛇蝦蟆之類是也能蟄則不食不食則壽千歲
若聽其不食不娶則仙道也父喜攜去今不知所在

仇池筆記

秦會之有十客曹冠以塾師爲門客王會以婦弟爲親客吳益以愛婿爲嬌客施全
以劃刃爲刺客李季以章醮爲羽客龔釜以治產爲莊客丁祺以通家爲狎客曹詠
以獻計取林一飛還子爲說客郭知運以離婚爲逐客初止有此九客耳秦旣死葬

於建康有蜀人史叔夜者懷雞黍生芻號慟墓前其家大喜因後遺之於是謂之

弔客以足十客之數

中興筆記

嶺表或見異物自空而下始如彈丸漸如車輪遂四散人中之卽病謂之瘴母海邊

時有鬼市半夜而合雞鳴而散人從之多得異物

番禺雜記

宣政宮中用龍涎沉腦屑和蠟爲燭兩行列數百枝豔明而香溢鈞天所無也南渡後久絕此惟太后回鑾沙漠復值稱壽上極天下之養用宣政故事然僅列十數炬太后陽若不聞上奉卮問此燭頗愜聖意否后曰爾爹爹每夜常設數百枝諸閣亦然上因后起更衣微謂憲聖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貴

聞見錄

宋陸游抄

字務觀號放翁山陰人

避暑漫抄終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養疴漫筆一卷

宋趙潛撰潛字元晉號冰壺葵之子也咸中潛嘗知建甯府是書雜記宋時瑣事末附醫方數條多摭摭他書而成如坦齋筆衡鶴林玉露瑞桂堂暇錄譚淵之類亦間註出處寥寥數頁殆非完書亦書賈從說部錄出託爲舊本者也

